

题目这句,据说是唐诗,查四库全文检索,可以知道出自唐末诗僧贯休手笔,见《禅月集》卷一三。原题为《送卢舍人朝觐》,全诗云:“臆行无为日,垂衣帝道亨。圣真千载圣,清必万年清。重德须朝觐,流年不可轻。洪才传出世,高甲得高荣。罕玉藏无映,嵇松画不成。起衙轩后勅,醉别亚夫营。烧阔荆州熟,霞新岷首晴。重重尧雨露,去去汉公卿。白发从如雪,青云路有程。梦缘丹陛险,春傍彩衣生。既握钟繇笔,须调傅说羹。恍因星使出,一望问支铨。”

诗是作者在江陵送卢舍人人京朝觐之作,且写出其入京路线,为荆州启程,经襄阳(岷首所在),由商於大道到长安。诗意很一般,不过说当代垂衣无为,帝道亨通,圣上圣明,政事清明,舍人青云有路,必能有机会为君王调羹,也就是说可以高任宰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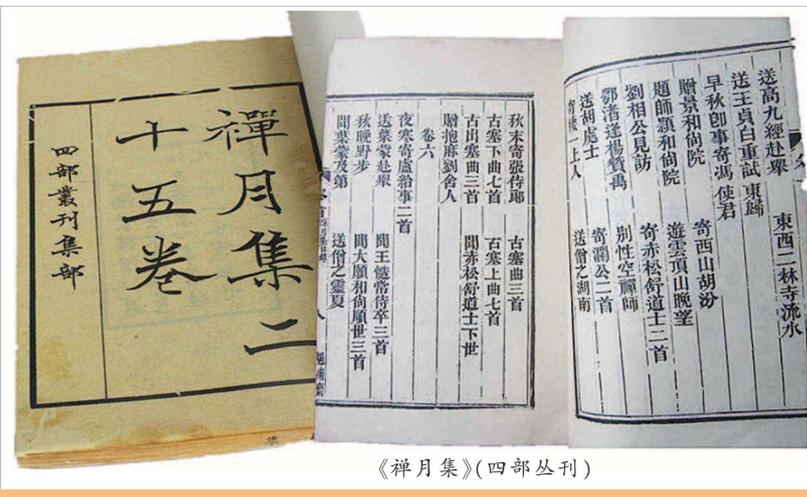
就诗说诗,也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。问题就在于存世《禅月集》并非只有《四库全书》一种版本,就习见者来说,有《四部丛刊初编》影印武昌徐氏藏影宋抄本,有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初影宋抄本,有清初毛氏汲古阁刊《唐三高僧诗》本,不太通行的还有明正德九年(1514)柳金钞本。一比读,发现此诗在收入四库时,有过多处改动。

具体说,第四句“清必万年清”,各本作“明必万年明”;第八句“高甲得高荣”,各本作“清甲得高名”;第十七、十八句“白发从如雪,青云路有程”,各本作“白发应从白,清贫但更清”。因为各本皆同,异文可以判断是四库馆臣所改。为什么要改呢?因为原诗中出现了敏感的违碍用词:“明必万年明。”在贯休,只是夸美本朝皇上圣明,江山万年,但在明清易代以后,性质就变了:前明若万年,我大清放什么地方?相信当年馆臣读诗至此,肯定惊出一身冷汗。如

濠上漫与

清必万年清

■陈尚君



《禅月集》(四部丛刊)

果是一个人,或下意识地摸一下脖颈,犹豫三秒,当即决定改。如果众人在场,则或沉默一阵,有长者言:“必为抄误无疑,唯我大清万年,宜加改正。”

在贯休那时,朝代名都是地名或族名,哪会想到有什么明朝与清朝。事隔900年,一切都已不同。馆臣改罢一处,发现“清”字与下犯重,写诗是禁忌的,于是再改。“清甲”本指清贵甲族,是就门第讲,改为“高甲”则就高中甲科讲,指科第,连带“高名”也改成了“高荣”。这里不仅为卢舍人送了科第,也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名词造成混乱。“万年清”有了,但把后面的韵脚给抢了,“清贫但更清”,也有矮化大清之嫌吧!继续改。贯休原诗是说卢的年岁渐增,为官清贫自守,节操不移,改后两句则说白发如雪,青云得路,馆臣真把童塾背熟的声律启蒙功夫发挥殆尽。

80多年前,张元济在影印宋

本晁冲之《嵩山文集》所作跋、鲁迅作《病后杂谈之余》(载《且介亭杂文》)时,曾将四库本与宋本晁氏《负薪对》一文作过比读,揭出四库馆臣凡遇民族敌忾文字一律妄作删改的行为。陈垣作《旧五代史辑本发覆》(收入《励耘书屋丛刊》)以明刊《册府元龟》与殿本清辑《旧五代史》比读后,揭出馆臣忌胡、忌虏、忌夷狄、忌犯阙之类任意改动的实例。近年所见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底本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湖南图书馆藏四库底本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更保存了当年馆臣率意改窜古籍的无数爪痕。最近几十年,四库印了文渊阁又印文津阁,专家一味讲其如何会聚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成,对其为现实政治目的对古籍文本之肆意改窜,则很少提到。前述这种妄改,几乎每部书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动。

还以《禅月集》来说吧。涉及民族歧视的文字,如《杞梁妻》“筑长城兮遮北胡”,“北胡”改“北

如远被,狂虏不难收”,“狂虏”改“穷寇”;“扫尽狂胡迹”改“扫尽边尘迹”;《从谏如流》“北狄皆输款,南夷尽贡琛”,“狄”改“塞”,“夷”改“荒”。例子实在太多,不胜枚举。因为满清来自边鄙,族属夷狄,故稍见敏感词,立即就改。

有些藏得很深的意思,也小心加以改写。如《古塞曲三首》“铁岭全无土,豺群亦有狼”,似乎没忌讳吧?然而铁岭在辽东满清兴王之地,细想真是恶毒莫名,当然改:“铁岭无青草,金微有白狼。”对得还很工稳。地名有疑问的也改:《古塞上曲七首》“山接胡奴水”,胡奴水何在,至今不详,从下句“河连勃勃城”来看,应在今河套至陕甘一带。可能“胡奴”两字犯忌,文渊阁四库本改“蒲昌水”,文津阁本改“逻娑水”,一个今在新疆都善,一个在西藏拉萨,相去万里,管他呢。“如何好白日,亦照此天骄”改成“山回疑地绝,秋老壮天骄”,为什么改,我反复推

敲仍不得要领。

当然,遇到圣人更要改了。《上刘商州》“丘轲文之天”,《偶作五首》“唯有尧舜周召丘轲似长在”,二处“丘轲”皆改“孔孟”;武圣虽然新封,尊崇可不能少,《贺郑使君》“张飞关羽太驱驰”,“关羽”改“关某”;诸葛亮虽然没有封圣,好歹也算贤人,于是《寿春节进》“葛亮更何之”,“葛亮”改“诸葛”;还有佛祖,更不能轻亵,“师指释牟尼”,“释”改“佛”;久已不用的旧名词要改,《送杨秀才》“颇黎门外仙撒睡”,大清已经叫玻璃了,径改;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,《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》“牧童吹笛和牛浴”,太不讲卫生了,于是改“和衣浴”。看看,馆臣多有社会担当啊!

《禅月集》还有一问题,就是流传900年,有许多残缺,按照古籍整理的严格规定,没有书证是不能补录的。然而四库馆臣或许是怕皇上质疑,或者要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,凡遇缺文,几乎都给补了出来。30多年前我作《全唐诗补编》时,以为《四库全书》所收,当然应有文本依据,所见数十则,一一给以补录。现在对校存世文本,确定全无依据,回看当年处理,真感羞惭莫名。

《四库全书》修成于乾隆后期,时朴学风气弥盛,给人以学风踏实的感觉。但雍、乾时期,文字狱盛行,文人畏首畏尾,唯恐触犯忌讳。乾隆帝以修四库书作为自己人生的传世工程,每天都在督促进程,检阅完成本。从编修档案看,皇帝发现问题,就给馆臣以处分。馆臣在如此压力下工作,其畏祸惧罪,始终萦绕心头。至今未见四库违改条例,在不成文的习惯下,改得天昏地暗,就可以理解了。我在学校,对研究生的要求是,进入专业学习后,读古籍,尽量不要读四库本,实在避不开,心中也应有警惕。

从故纸里寻找“金介甫”的书友与书

■成玉

9月末,美国汉学家、英文版《沈从文传》作者金介甫来到上海参加“思南读书会”与读者见面,他作为嘉宾,与中文版《沈从文传》作者张新颖对谈“沈从文传记的三十年之旅”。金介甫是最早写作沈从文传记的外国人,与传主沈从文先生有过亲密接触,与中译本译者符家钦先生有过信件往来。

金介甫著《沈从文传》经符家钦翻译,自1990年出版以来,在海峡两岸已有多版本流传。今年6月,经重新校订又更名为《他从凤凰来——沈从文传》出版。活动间隙,金介甫收到了新书《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》,这些书信记录了《沈从文传》中译本成书前后的翻译、出版等情况,起讫年代为1988年-1999年。陈子善先生为之序,并提前在9月初的《澎湃新闻·上海书评》发表予以推广。

这是几位书友合作的成果,属于业余研究者的“玩票”行为。应该写下这些参与者的姓名,策划:徐自豪,编注:鲍知非,翻译:禄春、赵凤军,审读:李东元、吴心海。

这批书信大部分出自徐自豪的个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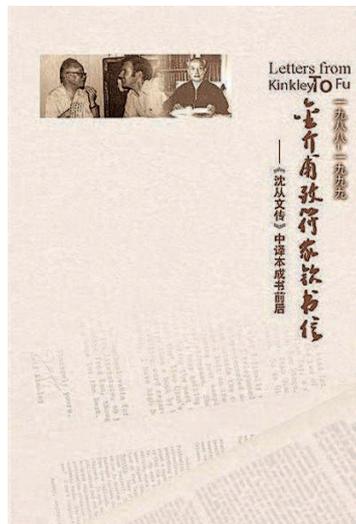
收藏。他从旧书网分批拍卖所得,因看到书友的相关文章后萌发整理编印的想法,同时与金介甫和符家钦家属联系得到认可。金介甫还热心提供了一批他与沈从文的合影,可以说也是本书参与者。

经过一年的翻译、编著、审读以及修改后大功告成,而且华丽地制作了平装、毛边及精装三种版本。如果说《沈从文传》是金介甫、符家钦两位先生的完美合作,那么《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》的参与者也应该得到同样的称赞。

这些书友基本上来自一个微信书友群,群中有的专事旧书刊交易,有的单纯收藏居奇,有的挖掘故纸后面史料掌故。天南海北,各逞其能,遇到湮没的旧资料,免不了月旦人物。陈子善先生也活跃在其中,毫无违和感,坊间早有他“上得殿堂,进得课堂,下得弄堂”的口碑。陈子善几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横跨雅俗两界,打通了学术圈和收藏界的藩篱,在学术建树和成就上珠玉纷呈。《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》的编译成功,除了收藏者的慧眼识珠,还需要策划者发愿组织人手,抱有相同的情怀毕

其功于一役。他们苦于缺少项目资助,幸于不用科研考核,更无职称晋升之忧,省却论文格式之羁绊,引用的资料具有唯一性和权威性,因而产生出生鲜活泼的佳作。这种现象在当下网络时代更显蓬勃之势,一部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问世以来,除了通常的书评文章,衍现了许多涉及多学科论述,如枝头著花,引人瞩目,其中不乏业余研究者的手笔。

显然,在人文学科的场域中,所谓的“民科”仍有一席之地。学术圈及学院派注重论著的理论架构与文本内容的分析研究,却疏于历史资料的寻找、整理与研究,其中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。一位朋友担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,曾经对考证性论文投稿婉拒说:“我们需要学理性强的文章。”这个空白历史性地落在非专业人士的身上,并且已出现许多公认的名家学者,一些现成的结论也因史料的发现而改变。《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》以纸成书,以书存史,成为国际视域下沈从文研究的一项新发现的重要史料。它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一次实证研究,具有较高的学



《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》书影

术意义和参考价值。借一位书友吉言:这部小书只是开始,更多美丽即将呈现。

有论者言,“人文‘民科’作为规范之外的存在,他们的经验具有个体性、主观性、边缘性,以及分裂和冲突的特征,因此不能当作‘噪音’被屏蔽,而应该作为学术体制的一种有益刺激和补充,这类似于牛虻的作用”。比喻总是跛脚的,牛虻是牛的体外之物,常会遭到被牛尾巴甩打的命运。作为整个学科构成与建设,不如直接比之为牛尾巴,去甩打牛身上最坚实的部位,挠挠它的痒处,俗称“活肉”。